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六

宋 李燾 撰

太宗

雍熙二年春正月癸亥翰林學士賈黃中等九人權知貢舉上謂宰相曰夫設科取士之門最為捷要然而近年籍滿萬餘人得無濫進者乎已已詔自今諸科并令量定人數相參引試分科隔坐命官巡察監門謹視出

入有以文字往復與吏為奸者寘之於法私以經義相教者斥出科場伍保預知亦連坐進士倍加研覆貢舉人勿以曾經御試不考而薦始令試官親戚別試者凡九十八人又罷進士試律復貼經

上覽諸道轉運副使知州通判奏章有不聯名者謂宰相曰當官共事須叶心從長且條陳利害動輒變改今不聯名此必任其獨見未為允當也二月戊寅下詔戒之

丙戌上謂宰相曰朕覽史書見晉高祖求援于契丹遂
行父事之禮仍割地以奉之使數百萬黎庶陷于契丹
馮道趙瑩位居宰輔皆遣令持禮屈辱之甚也敵人貪
婪啗之以利可耳割地甚非良策朕每思之不覺歎惋
宋琪等奏曰晉高祖遣馮道奉使張筵送之親舉酒洒
涕曰達兩君之命交二國之懽勞我重臣之彼窮塞息
民繼好宜體此懷勿以為憚也及道回有詩曰殿上一
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方今亭鄣肅清生靈安泰

皆由得制禦之道恢復舊境亦應有詩上然之

己未上御崇政殿覆試禮部貢舉人得進士須城梁顥等百七十九人唐申得諸科三百一十八人並唱名賜

及第唱名自此始

此據登科記

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參知政

事呂蒙正之從弟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為有私也皆罷之青州人王從善應五經舉年始踰冠自言通誦五經文注上歷

舉本經試之其誦如流特賜九經及第面賜綠袍銀帶
錢二萬時左右獻言尚有遺材壬戌復試又得進士上
元洪湛等七十六人癸亥得諸科三百二人並賜及第
夏四月丙子復置明法科分周易尚書各為一科附以
論語孝經爾雅三小經毛詩專為一科明法亦附三小
經進士九經以下更不習法書又以鎖廳求試者率多
繆濫始令諸道州府自今擇才學優茂而歷官無過者
乃舉之仍先奏俟報是日召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三

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羣臣賦詩習射自是每歲皆然賞花釣魚曲宴始于是也

此據會要賞花賦詩

已見雍熙元年三月

五月庚午中書門下奏謫官在外而累經赦宥者欲令歸闕責其後效上不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大抵人君宜先自正其身亦如治家身不正則家亂矣故聽讒邪之言則骨肉至親坐成離間

豈能致敦叙之道歟大小雖殊其致一也今海島瓊崖
遠惡處甚多竄逐之臣郊裡以來豈不在念然此等務
行熾嶮若小得志即復結朋植黨恣其毀譽如害羣之

馬豈宜輕議哉

進舉志言詔從
其請蓋誤也

六月己卯詔兩街供奉僧于內殿建道場上謂宰相曰
今茲夏麥豐稔比聞歲熟則民多疾疫朕恐百姓或有
災患故令設此未必便能獲佑且表朕勤禱之意云

丙戌命右諫議大夫劉保勲兵部郎中楊徽之屯田郎

中孔承恭與判吏部流內銓王祐同就尚書省以新及
第進士諸科名次先後鄉里遠近之便注擬自是為定
例

秋七月上謂宰相曰國家以百姓為本百姓以食為命
故知儲蓄最為急務昨江南災旱甚凶遣使振貸果無
流亡盜賊之患若非積聚何以救之庚申詔諸路轉運
使及諸州長吏專切督察如倉官吏等依時省視倉粟
勿致毀敗其有計度支用外設法變易或出糶借貸與

民及轉輸京師如不省視而致損官粟者雖去官猶論如律 鼎州言江水溢害稼

八月庚辰上謂宰相曰朕于獄犴之寄夙夜焦勞比分遣使臣按巡諸道蓋慮或有寃滯耳因思新及第進士為司理叅軍彼于法律固未精習宜令諸州長吏視其不勝任者于判司簿尉中兩易之

癸巳上謂宰相曰近代以來政理隳紊無如晉漢兩朝外則侯伯不法恣其掊斂內則權倖用事貨賂公行百

姓未納王租先遭率斂縣中官吏歲有年常之求鎮將
人員時為乞索之局鄉胥里長更迭往來嗷嗷蒸民何
所告愬欲望天道順和其可得乎近年以來頗草此弊
臣寮守法兆民舒泰雖未能還淳反樸亦可謂之小康
矣每念百姓寒耕熱耘營求衣食國家若非贍養軍旅
兩稅亦不忍催督而况非理誅剝乎宋琪等對曰陛下
恤民求理取鑒晉漢實天下幸甚

會要十一月有戒官吏乞取錢物年常節

儀酒肉米麵等詔委轉運使與
長吏採訪聞奏仍附十一月末

九月初涪王廷美既得罪楚王元佐獨申救之上不聽

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或經時不朝請

龍川別志言太宗將立元佐為

嗣元佐堅辭欲立太祖之子由是遂廢故當時以為狂按太祖二子德昭卒于太平興國四年八月德芳卒于六年三月而元佐以七年七月出閣時太祖之子無在者矣元佐雖封衛王蓋未嘗有建儲之議也九年正月廷美死元佐乃發狂固不緣辭位別志誤矣司馬光日記載宋敏求云廷美之貶元佐請其罪由是失愛日記益得其寘也屢為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必加手刃僕吏

過庭往往彎弓射之上誨甚厲皆不悛是歲夏秋疾甚上深以為憂是月疾小愈上喜因降德音庚戌重陽召

諸王宴射苑中而元佐以疾新起不預至暮陳王元佑等過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焉是為君父所棄也遂發憤中夜閉媵妾縱火焚宮遲明烟焰未止上意火必元佐所為也令攝赴中書遣御史按問置巨校於前元佐恐懼具對以實上遣入內都知王仁睿謂曰汝為親王富貴極矣何克悖如是國家典憲我不敢私父子之情於此絕矣元佐無以對陳王元佑以下洎宰相近臣號泣營救上涕泗謂曰朕每讀書見前

代帝王子孫不率教者未嘗不扼腕憤恨豈知我家自有此事朕為宗社計斷不捨之遂下制廢為庶人送均州安置顧謂宰相曰比者內外安寧方思自適而元佐縱火竇撓朕懷宋琪等曰堯舜有丹朱商均此不足有累聖德元佐苟無心疾當不至是惟陛下開釋丁巳琪等帥百官伏闕拜表乞留元佐京師詔不許表三上乃許之元佐行至黃山召還寘于南宮使者監護不通外事楚王府諮議趙齊王適翊善戴玄以輔導無狀皆請罪

上曰朕教訓猶不從豈汝等所能贊導耶並釋不問

詔

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令中外不驚動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準請示其事太宗曰東宮所為不法他日必為桀紂之行欲廢之則東宮亦自有兵甲恐因而招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至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衛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隔左右勿令入而廢之一黃門力耳太宗以為然及東宮出因搜其宮中得淫刑之器有剗眼挑筋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選立章聖為太子自是太宗眷準益厚此張唐英所著仁宗政要冠準傳所載也傳聞謬誤一至于此蓋因廢元佐事耳淳化三年十月罷恭孝太子元僖冊禮則緣惑嬖妾張氏初無淫刑事也唐英書世多有之謬誤不獨此不可不辯

九月虞部郎中知制誥鄭人韓丕有文行朝廷稱為長者然誥命應用傷於稽緩一夕頒詔書甚急丕停筆既久問索舊草吏以本典扃戶出宿不可搜檢丕乃破鎖取改易而進宰相宋琪性褊急常加督責或申以諧謔丕不能平中書舍人王祐以前輩負氣多凌辱面折之乃表求外任閏九月甲戌丕罷知號州

上覽邕管雜記歎其風俗乖異乙未詔嶺南諸州民嫁娶喪葬衣服制度委所在長吏漸加誠厲俾遵條例其

殺人祭鬼病不求醫僧置妻孥等事深宜化導使之悛
革無或峻法以致煩擾

己亥坊州獻一角獸上召近臣觀之咸奏曰按瑞應圖
牡曰麒麟牝曰麟昔嵐州進麟也此乃麒麟也請宣示中外
上不許但令養於苑中遂其飲齕之性且謂宰相曰時
和年豐兆民安泰斯為上瑞鳥獸草木夫何足云

冬十月辛丑朔上錄京城諸司繫囚多所原減決事遂
至日盱近臣或諫以勞苦過甚上曰不然儻惠及無告

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寮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江況人君能惠養黎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此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得上達矣

十一月辛卯詔自今京官幕職州縣官有丁父母憂者並放離任常參官奏聞待報然其後亦頗有特追出者

十二月上謂李昉等曰中書樞密朝廷正人所出治亂根本繫焉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人誰無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不若遺之財帛耳朕亦有舊人若果無取未嘗假以名器也卿等其戒之開寶中賊攻綉州知州饒陽王恕死焉恕子濟時從行賊將并害之濟擁尸號慟謂賊曰吾父已死吾安用活為但恨力不足殺汝以報父讐耳賊感其言捨之濟遂捨父骨匿山谷間既而官軍大集濟脫身謁其師

朱乙陳討賊之計乙嘉其誠遺以束帛奏假驛置而歸
先是濟母終於岳陽權殯佛舍并獲二喪還饒陽州將
以聞太祖召見為其尚少且俾就學於是上書自陳死
事之孤得試學士院補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為
箭羽鶴非常有物官督責尤急至一翎直數百錢者民
甚苦之濟以便宜諭民取鵝翎代輸驛奏其事因詔旁
郡悉如濟所陳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七

宋 李燾 撰

太宗

雍熙三年春正月戊寅德彛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判沂州時年十九屬飛蝗入境吏民請坎瘞火焚之德彛曰上天降災守土之罪也乃責躬引咎齋戒致禱而蝗自殪先是知雄州賀令圖與其父岳州刺史懷浦及文

思使薛繼昭軍器庫使劉文裕宗儀副使侯莫陳利用等相繼上言自國家伐太原而契丹渝盟發兵以援非天威兵力決而取之河東之師幾為遷延之役且契丹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其大將韓德讓寵倖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上遂以令圖等言為然始有意北伐上初議親征給事中叅知政事李至上言曰幽陵戎之右臂王師往擊彼必拒張攻城之人不下數萬兵多費廣勢須廣備餼糧假令一日克平當為十旬準計

未知邊庾可充此乎又賊城之旁坦無陵阜去山既遠
取石尤難金湯之堅非石莫碎則發機絕石將安得乎
若聖心獨斷睿慮已成則京師天下根本願陛下不離
輦轂恭守宗廟示敵人以閑暇慰億兆之瞻仰者策之
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暫駐鑾輅揚言自將以張兵
勢壯軍威者策之中也若乃遠提師旅親抵邊陲北有
戎援之虞南有中原為慮則曳裾之懇切斷鞅之狂愚
臣雖不肖恥在昔賢之後也刑部尚書宋琪上疏曰伏

以國朝大舉精兵討除邊寇靈旗所指燕城必降而敵所趨徑術或落其便必欲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擾戈散地況軍行不離於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必冀回轅西適山路望令大軍會於易州循狐山之北漆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以進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寨則東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緣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

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排鎗弩步
隊實王師備禦之方然於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
來二百餘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寨西北有盧師神祠
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鈞作鎮之
時欲遏西衝曾塹此水況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徑度河
壩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戎之右臂也仍慮步
奚為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百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
把截此是新州鵠山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桑水屬燕

城北隅繞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北橫堰
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狹桑水必溢可於駐蹕寺東
引入祁亭淀三五日彌漫百餘里即幽州隅在水南王
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戎騎來援已隔水矣視
此孤壘浹旬必克幽州管內洎山後八軍聞薊門不守
必盡歸降蓋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敷慶
澤以懷之奚霫部落劉仁恭及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為
義兒伏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彼脅從役

屬以來常懷骨髓之恨渤海兵馬土地盛於奚帳雖勉強從事俱懷殺主破國之心其薊門洎山後雲朔等州沙陀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蕃漢諸部之衆如將來討伐雖臨陣禽獲必貸其死命署置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為名如此則衆族之心顯報私憾契丹小醜尅日殄平其奚霄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嫡封冊為王仍賜分器旗鼓車服戈甲優而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於燕境及山後雲朔諸

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募三五萬人教以
騎射隸於本州此人生長塞垣諳練戎事乘機戰鬪一
以當十兼得奚雷渤海以為外臣乃守在四夷也然自
按巴堅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虜略極多并在錦帳平
盧亦過柳城遼海編戶數十萬耕墾千餘里既殄羣醜
悉為王民釋左衽以服衣冠率邊氓而被聲教願歸者
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為州縣則前
代所建松莫饒落等郡未為開拓之盛也其本燕人究

知敵帳車馬山川形勝所言悉有歸趣俄又上疏言晉
末契丹頭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人騎皆精
甲也為其爪牙國母舒嚕氏頭下謂之舒紳有衆二萬
是先戎主按巴堅牙將半已老矣每南來時量分借得
三五千騎舒嚕常留餘兵馬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太
子偉王永康南北王子伊瑪克塔鄂袞等大者千餘騎次
者數百人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靄勝兵亦千餘人少
馬多步奚靄王何必達者昔年犯闕時令送劉晞崔廷

勲屯河洛者也

奚王伊瑯也此云阿必達富考

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

高模翰兵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竊為契丹之飾復有近界達勒達威奇爾室韋女真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陀洎幽州營內鴈門以北十餘軍州部落漢兵合二萬餘衆此是石晉割以賂戎之地蕃漢諸族其數可見矣每契丹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游奕

百十里外交相覘邏謂之欄子馬戎主吹角為號衆即
頓合環繞穹廬以近及遠折木梢屈之為弓子鋪不設
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布便行
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王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羈戰
馬蹄有餘力也其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
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
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
霪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勝也財豐士

衆力彊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王師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軍州緣邊柵寨但專守境勿輒侵漁令彼尋戈其詞無措或戎馬既肥長驅入寇戎主親行羣醜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羶褐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勞其騎士並屯於天雄軍自磁相州以來若分於邊城緩急難於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戎羯此以一郡貔貅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

國家別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在天雄軍邢洺
貝州以來設犄角之備俟其陽春啓候北敵計窮新草
未生陳亥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
北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卒其數不過十萬自招討以
下更命三五人充都監副戎排陣先鋒等臨事分布所
貴有權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身萬
人是四十指揮左右廂各十指揮是一十將每指揮作
一隊自軍主都虞候指揮使押當每隊用馬突或刀子

槍一百條餘並弓劍骨錄其陣身解鎧排之候與戎人相搏之時無問厚薄十分作氣槍突交衝馳逐往來後陣交進敵若乘我深入陣身之後更以馬步人五千分為十頭以撞竿鎧弩俱進為回騎之舍也陣廂不可輕動蓋防橫騎奔衝此陣以都監領之進退賞罰便可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招討董之與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展廂實心有常山之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破敵人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貞之律也牧誓云

四伐五伐乃止齊焉謹重之誠也是以開運中晉軍特
我不曾枝散三四年間雖德光為戎首多計桀黠而無
勝晉軍之處蓋併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當為張彥澤
所誤如將來殺獲驅攘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德設息兵
之謀雖降志以難甘亦和戎而為便魏絳常陳於五利
奉春僅得其中策歷觀載籍前王皆然易稱高宗用伐
鬼方詩美宣王薄伐玁狁是知戎夷侵軼其來尚矣然
則兵為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

通盟結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臣每見國朝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於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費煩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兵事況幽州為國北門押蕃重鎮養兵數萬討敵乃宜矣每逢調發惟作糗糧之備入蕃旬浹軍糧自齎每人給鈔二斗餘盛之於囊以自隨征馬每疋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二升為限旬日之間人馬俱無饑色更以牙官子弟戮力搗擎裹送之一月之糧不煩饋運俟大軍既至定議取舍然後

圖轉餉亦未為晚臣有平燕之策入燕之路具在前奏

願加省覽疏奏頗採用之

本傳及會要經武聖畧皆云端拱二年時討幽薊召羣臣

各言邊事其上此疏按端拱二年戎方侵擾河北朝廷
肝食豈服遠議幽薊此疏蓋雍熙三年春曹彬等出師
時所上故專言幽薊事宜故擬
出附見於此傳云吏部亦誤也

詔三司錢穀公事自

今並須詳定合行與否具狀聞奏不得復持兩端取旨
如依奏施行後無益於民不利於國皆當劾罪有大事
非本司能決者乃許本使面奏

三月潘美出鴈門自西陁入與敵戰勝之斬首五百級

逐北至寰州斬首五百級神衛右第二軍都指揮使平
城薛超體被金瘡數處流血濡甲縷部分軍士自若庚
辰刺史趙彥辛舉寰州降詔以彥辛為本州團練使
曹彬進壁於涿州東復與敵戰李繼隆范廷召等皆中
流矢督戰愈急敵遂敗乘勝攻其北門克之辛已取涿
州 潘美進圍朔州其知節度副使趙希贊舉城降詔
以希贊為本州觀察使

田重進至飛狐北界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等帥衆來

援行營西上閤門使索繼忠謂重進曰敵多騎兵利於平地不如乘險逆擊之蘄州刺史朝城譚延美曰敵恃衆易我若出其不意可克也於是重進陣壓東偏數交鋒勝敗未決日將夕命荆嗣出西偏薄山崖以短兵接戰敵投崖而下手斬首百餘級敵勢挫衄散卒千餘人在野嗣呵止降之敵退屯土嶺裨將黃明與戰不利嗣謂明曰汝第頓兵於此為我聲援我當奪此嶺遂力戰克之追奔五十餘里抵蒼頭而還拔小冶直谷二寨嗣

因留屯直谷居數日敵遣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嗣合
兵擊却之敵乘夜復圍直谷石門二寨重進遣嗣往救
嗣曰今所部才五百人敵衆二萬餘力不敵矣重進憂
之問嗣計策安出嗣曰譚延美方屯小治有兵二千願
間道往邀其策應遂馳見延美延美曰敵勢如此何可
當也嗣曰但願以全軍就平州列隊樹旗別遣三二百
人執白幟於道側嗣乃以所部五百人疾驅往關彼見
旗幟綿亘遠甚疑大軍繼至敵雖衆可破也延美許焉

癸未嗣還力戰一日五七合敵不勝將遁去重進遂以大軍乘之北騎崩潰生擒大鵬翼及監軍馬頤副將何萬通並契丹渤海千餘人斬首數千級俘老幼七百人獲馬畜鎧仗累萬計大鵬翼貌壯偉而勇健名聞邊塞既禽之敵奪氣

曹彬入涿州遣部將浚儀李繼宣等領輕騎渡涿河覘敵勢乙酉敵帥衆來攻繼宣擊破之於城南斬首千級獲馬五百疋殺奚宰相和斯

丁亥潘美轉攻應州其節度使艾正觀察判官宋雄舉城降即授正本州觀察使雄為鴻臚少卿同知應州雄幽州人也田重進圍飛狐令大鵬翼至城下諭其守將定武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郢州防禦使呂行德尚欲堅守重進急攻之辛卯行德乃與其副都指揮使張繼從馬軍都使劉知進等舉城降詔升其縣為飛狐軍以行德為左驍衛將軍順州防禦使繼從為右屯衛將軍檀州刺史知進為左監門衛將軍重進又圍靈丘丙申其

守將步軍都指揮使穆超舉城降以超為右監門衛將

軍

實錄在四月癸卯今併書之

是月始用士人為司理判官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辛丑潘美克雲州斬首千級 田重進破敵援軍於飛狐北斬首千級俘四百人

壬寅米信破敵於新城斬首三百級敵眾復集信兵稍却信獨以麾下龍衛卒三百人禦之被圍數重矢下如雨信自射殺數人麾下多死日將暮信持大刀率從騎

百餘人呼突圍殺數十人會曹彬遣李繼宣等援之遂大破敵於新城東北斬首千級獲馬一百疋

乙巳田重進遣牙校部送大鵬翼等至闕上責而宥之以鵬翼為右千牛衛將軍領平州刺史

丁未以駕部員外郎梁裔知應州監察御史張利涉知朔州右贊善大夫馬務成同知靈州

己酉田重進又破敵衆於飛狐北殺酋長二人斬首千級獲馬三百疋

壬子命左拾遺張舒同知雲州契丹大同節度副使趙
毅為右千牛衛將軍領儒州刺史節度判官張日用觀
察判官宋元並為殿中丞掌書記崔從善為右贊善大
夫皆仍舊職

乙卯田重進至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許彥欽等殺
敵酋蕭多羅及其守卒千人執監城使同州節度使耿
紹忠舉城降以崇儀使魏震知蔚州

震不詳
邑里

授存璋順

州團練使彥欽平州團練使同知蔚州初王師入北境

所向皆下多羅紹忠等懼不自安謀欲殺城中將吏盡率其豪傑歸帳中存璋等知其謀乃先事而發紹忠父美為敵奉聖節度使弟紹雍為三司使紹忠領同州州西南數百里方從北主至遙樂河聞王師至遣為蔚州監城使於是被執存璋等初請降重進疑之先命荆嗣率猛士數十人絕而入得實乃納其款重進軍乏食嗣部降卒輦州廩給之存璋等既殺醜黨慮孤城難守乃盡率其吏民奔重進軍重進厚撫之敵援兵大至副都

指揮使江謙妄言惑衆嗣即斬之悉收城中輜重還集

重進軍與敵轉戰時軍校五輩其四悉以戰死至大嶺

嗣力鬪敵始却遂空蔚州

荆嗣傳又云重進將受降而賊反拒王師所出之路遂與

鬪殺傷甚多嗣屢縋入城取守將之歸服者他書並不載蔚州既降復叛事真宗實錄荆嗣傳亦止云嗣先縋入城察降之虛實耳賊反拒及復縋入城取降將皆削去今從之若輜倉粟及輜重則仍附見是役也

邊民之驍勇者競團結以襲敵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

來歸上聞而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閑習戰鬪若明立

賞格必大有應募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應援王師

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禽敵中酋豪者隨職名高下補署獲生口者人賞錢五千得首級三千馬上等十千中七千下五千平幽州後願在軍者優與存錄願歸農者給復三年自是應募者益衆

初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但令諸將先趨雲應卿以十餘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得貪利以要敵敵聞之必萃勁兵於幽州敵既聚則不暇為援於山後矣既而潘美果下寨翔雲應等州田重進又取飛狐

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之地而彬等亦連收新城固
安下涿州兵勢大振每捷奏至上頗疑彬進軍之速且
憂敵斷糧道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盡乃退師至雄州
以援供饋上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却軍以援
芻粟乎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之令勿復前引師緣
白溝河與米信軍接養兵蓄銳以張西師之勢待美盡
略山後之地會重進東下趣幽州與彬信合以全師制
敵必勝之道也而彬所部諸將聞美及重進累戰獲利

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畫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糧再往攻涿州敵當其前且行且戰去城才百里歷二十日始至有酋長領萬騎與米信戰相持不解俄遣使紿言乞降上蔡令大名柳開督饋餉隨軍謂信曰此兵法所謂無約而請和者也彼將有謀急攻之必勝信遲疑不決踰二日敵復引兵排戰後偵知果矢盡俟取於幽州也

詐降事柳開傳云將至涿州時今附見於此

彬雖

復得涿州時方炎暑軍士疲乏所齎糧又不繼乃復棄

之還師境上

實錄云軍士疲乏所齎糧且盡上憂之令還師境上據契丹及曹彬傳則再往涿州

復還境上非有詔旨也

彬初欲令所部將開封盧斌以兵萬人戍

涿州斌懇言涿州深入北地外無援內無食丁籍殘失守必不利不若以此萬人結陣而去比於固守其利百矣彬從其言令斌擁城中老幼並狼山而南彬等以大軍退無復行伍為敵所躡五月庚午至歧溝關北敵追及之我師大敗彬等收餘軍宵涉巨馬河營於易水之南李繼宣力戰巨馬河上敵始退追奔至孤山方涉巨

馬河人畜相蹂踐而死者甚衆知幽州行府事右諫議大夫劉保勲馬陷淖中其子開封兵曹利涉督芻粟隨軍常從其後盡力掀之不能出遂俱死殿中丞孔宜亦隨軍督芻粟溺於巨馬河詔錄保勲孫巨川為祕書省正字宜子延世同學究出身

癸酉潘美遣使部送應州朔州將吏耆老等赴闕上召見慰撫之老人皆云久陷邊陲有粟不得食有子不得存養不意餘年重覩日月並賜以衣服冠帶

丙子宮苑使王繼恩自易州馳騎至上始聞曹彬等軍
敗乃詔諸將領兵分屯於邊呂彬及崔彥進米信入朝
田重進率全軍駐定州潘美還代州曹彬等未還武勝
節度使兼侍中趙普手疏諫曰伏覩二月中忽降使臣
差搬糧草及詳敕命知取幽州邇後雖聽捷音未聞成
事稍稽克復俄及炎蒸師老民疲實增疑慮伏念陛下
聖畧神功舉無遺筭平取浙右力取河東十年之間遂
臻康濟蠢茲獯鬻誠非我敵蓋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

古帝王置之度外任其隨逐水草皆以禽獸畜之伏料
聖明何足介意此必邪諂附會蒙蔽睿聰致興不急之
兵頗涉無名之議臣竊見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
上書及唐相姚元宗獻明皇十事據其年代雖則不同
量彼是非必然無異專具錄奏願賜覽觀伏自大發驍
雄往殲兇醜百萬家之生聚飛輓是供數十州之土田
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為鼯鼠而發機所失
者多所得者少就其得少之中猶難入手況是失多之

外別有關心臣又聞聖人不凝滯於物事無固必理貴
變通前書謂兵久則變生此不可不深慮也苟或更圖
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內地先困邊庭早
涼敵則力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當此際或誤指呼
臣今獨興沮衆之言深負彌天之過願頒明詔速議抽
軍聊為一縱之謀敢獻萬全之策伏望陛下安和寢膳
惠養疲羸長令外戶不扃永使邊烽罷警自然殊方慕
化率土歸仁料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賣

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為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謂
萬全臣又思陛下非次興兵必因偏聽小人傾側但解
欺君事成則獲利於身不成則貽憂於國昨來議取幽
薊未審孰為主謀虛說誑言搃應彰露願推首惡早正
刑章所貴詐偽革心忠良盡力共畏三千之法同堅八
百之基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髮遲疑數日未敢措辭又
念往哲臨終尚能尸諫微臣未死寧忍面諛固知逆耳
之言不是安身之計但以恩由卵翼命直鴻毛將酬國

士之知豈比衆人之報投荒棄市甘從此日之誅竊祿
偷安不造來生之業惟祈明聖時賜察量又以劄子言
鄧州五縣其四在山三分居民二皆客戶昨來差配約
共出十萬貫錢乃可運二萬碩糧至莫州典桑賣牛十
聞六七亦有鬻男女棄性命者力加善誘偶赴嚴期滯
留至今所費益廣如或再行徭役決定廣致逃移假令
收下幽州轉慮干戈未息又言姦人但說契丹時逢暗
主地有災星以此為詞曲中聖旨殊不知蕃戎上下幽

州俱置生涯土宿照臨外處不可征討若彼能同意縱
幼主以難輕不順羣情無災星而亦敗誠宜守道事貴
無私如樂禍以貪功慮得之而不武此蓋兩省少昌言
之士靈臺無絕藝之人而況補闕拾遺合專思於諍諫
天文厯算須預定於吉凶成茲誤失之由各負疎遺之
罪若無懲罰寧戒後來又言勾抽不同舉發一則我無
鬪志一則彼有讐心須作過防免輸姦便但令周施捍
禦小作程途縱遇交鋒何憂乏力只應信宿便達城池

又言臣猥蒙二聖之深知當兩朝之大用不惟此世應
係前生禮雖限於君臣情實同於骨肉是以凡闕啓沃
罔避危亡實思陛下本是天人暫來塵世是以生知福
業性稟仁慈潛聞內裏看經盤中戒肉今者願忍一朝
之忿常隆萬世之因如或未止干戈必恐漸多殺害即
目民愁未定戰勢方搖仍於夢幻之中大作煩勞之事
是何微類誤我至尊乞明驗於姦人願不容於首惡興
言及此涕淚交流

趙普疏云俄及炎蒸又云旬朔之間
便為七月則其上疏時必是六月初

或五月初末朝廷雖已詔曹彬等班師而普未及知也國史普傳刪潤普辭有云晦朔荐更已及初夏若爾則當載之四月然彬初以三月十三日下涿州留旬餘却回師援糧道其再往涿州當是四月初此時軍實未敗也普劄子又言般軍糧者說大軍被圍此必彬自涿州却回時當四月初也普以是月聞其事尋具手疏論諫既達朝廷則班師之詔已發故太宗答普詔言諸將違節度事甚詳若在四月中則普手疏及劄子并太宗詔皆不應如此明言軍敗也本傳刪潤普辭蓋失事實矣然其日月既不可詳今附見於此更俟考求普劄子所言尤切本傳悉不載今亦撮取并書念其淪落可惜也

上手詔賜普曰朕昨者

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等頓於雄霸裏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定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

幽州共力驅攘倖作寇之黨遠遁沙漠然後控扼險固
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不遵成算各騁所
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鬪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
重徃復勞弊為戎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况朕踵百王
之末粗致承平蓋念彼燕民陷於邊夷將救焚而拯溺
匪黷武以佳兵卿當悉之也邊防之事已大為之備將
來敢肆侵撓必當盡殲醜類卿勿為憂社稷元臣忠言
苦口三復來奏嘉愧實深普復上表謝曰昨者臣未測

事宜輒陳狂狷陛下親紆宸翰密諭聖謀臣竊審思信
為上策將帥若克遵成筭固可平戎但不副天心致茲
敗事今既邊防有備更復何虞況陛下登極十年坐隆
大業無一物之失所見萬國之咸康所宜端拱穆清嗇
神和志以無為無事保卜世卜年自可遠繼九皇俯觀
五帝豈必窮邊極塞與醜類較其勝負臣素虧壯志矧
在衰齡固無功伐可稱惟竭忠純上答觀者咸歎其忠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上以諸將違詔失律作自勉詩

賜近臣初議興兵上獨與樞密院計議一日至六名中

書不預聞及敗召樞密院使王顯副使張齊賢王沔謂

曰卿等共視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上既推誠悔過顯

等咸愧懼若無所容

推誠悔過
事更當考

宰相李昉等相率上疏

曰伏思用兵北伐盖有其由良以晋朝生靈僅踰百萬

遭罹否運沒於北戎迫其虜威畜為奴婢陛下內懷痛

悼將圖拯救而倚任之際將帥非才莫遵廟勝之謀游

致輿尸之敗天聲靡振敵氣彌驕罔能救於淪胥乃自

致於狼狽兩河生聚幾陷兵鋒然悔既往而難追事已成而不咎未可與爭灼著於前經姑務息民何嫌於屈已況天生契丹為患中國漢高祖以三十萬之衆困於平城卒用奉春之言以定和親之策以至文帝奉之彌優外示羈縻內深抑損而邊城晏閉黎庶息肩所傷匪多其利甚溥矣況獯鬻之性惟利是求儻陛下深念比屋之磬縣稍減千金之日費密諭邊將微露事機彼亦素蓄此心固乃樂聞其事不煩兵力可弭邊塵此所謂

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者也伏望陛下裁之

此疏

據實錄別本昉傳在幽薊失利後不得實日月今附見本傳乃無之玉壺野史稱太宗將蒐漁陽昉上疏力諫士論駭伏當即是此疏也上慮契丹必入寇命左衛上將軍張永德

知滄州右衛上將軍宋偓知霸州右驍衛上將軍劉廷

讓知雄州蔚州觀察使趙延溥知貝州廷讓等皆宿將

久罷節鎮上欲令擊敵自効故與延溥並命

甲辰以御史中丞辛仲甫為給事中參知政事

乙卯屯田郎中知制誥知大名府趙昌言遣觀察支使

鄭蒙乘馬詣闕上書請斬敗軍將曹彬等上覽奏嘉歎

優詔褒之尋召拜御史中丞知制誥正為中丞始此昌

言汾州人也

為中丞在七月八日今并書之

車駕常幸金明池特召昌

言預為憲官從游宴自昌言始

憲官從游宴不得其時今附見於此

丙辰曹彬等至闕戊午詔翰林學士賈黃中右諫議大

夫雷德驥司門員外郎知雜事李巨源召彬及崔彥進

米信杜彥圭行營都監鄔守文馬步都指揮使傅潛押

陣部署陳廷山排陣使蔡玉先鋒都監薛繼昭等九人

詣尚書省鞠之秋七月戊辰賈黃中等言曹彬郭守文
傳潛具伏違詔失律士多死亡米信崔彥進違部署節
制別道回軍為敵所敗杜彥圭不容士晡食設陣不整
軍多散失蔡玉遇敵畏懦不擊易服潛遁陳廷山涿州
會戰失期薛繼昭臨陣先謀引退軍情撓惑法皆當斬
詔百官議之己巳工部尚書扈蒙等議如有司所定彬
素服待罪深自引咎庚午責彬為右驍衛上將軍彥進
為右武上將軍信為右屯衛上將軍守文為右屯衛大

將軍潛為右領軍衛大將軍彥圭為歸州團練副使廷
山為復州團練副使王除名配商州繼昭罷文思使為
供奉官詔郡臣列校有沒於軍陣或陷於戎寇者宜加
優卹錄其子孫百姓有運糧不還者給復二年家賜粟
三石

初米信傳潛等軍敗衆擾獨李繼隆以所部振旅成列
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及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
錄其詔旬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

俾各持詣所部上嘉其有謀壬申以繼隆為馬軍都虞候領雲州防禦使

甲戌以步軍都指揮靜難節度使田重進為馬步軍都虞候自張令驛罷馬步軍都虞候凡二十五年不以除授幽州之役惟重進之師不敗故特命之師初自蔚州還袁繼忠為後殿行列甚整至定州有降卒後期至者重進怒將斬之繼忠諭以殺降不祥皆赦免之

壬午遣樞密都承旨楊守一等詣并代等州部所徙山

後諸州降民至河南府許汝等州徙者凡八千二百三十六戶七萬八千二百六十二口及牛羊駝馬四十餘

萬頭

此據別本九日戊寅所書

左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張齊賢言事頗忤上意於是上問近臣以禦戎計策齊賢因請自出守邊戊子授齊賢給事中知代州與都部署潘美同領緣邊五馬癸巳階州言福津縣有大山自龍常峽飛來壅白江水逆流高十餘丈壞民田數百里

甲午陳王元佑改名元僖韓王元休改名元侃冀王元
雋改名元份國子博士李覺上言秦漢以來民多游
蕩趨末者衆貧富不均今井田久廢復之必難曠土頗
多闢之為利且勸課非不至而尚多閑田用度非不省
而未免收賦地各有主戶或無田產富者彌望之田貧
者無卓錫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雨
露降而歲功不登寒暑遷而年穀無穫富者益以多畜
貧者無能自存欲望令天下荒田本主不能耕佃者任

有力者播種一歲之後均輸其租如此乃王化之本也
上覽而嘉之

八月初徙雲朔襄應四州民詔潘美楊業等以所部兵
護送之時契丹國母蕭氏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
室及烏紳特哩袞領衆十餘萬復陷環州業謂美等曰今
寇鋒益盛不可與戰朝廷止令取數州之民但領兵出
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
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悉兵來拒即令朔州

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三千列於谷口以騎士
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保萬全矣監軍西上閤門使蔚
州刺史王侁沮其議曰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
鴈門北川中鼓行而往馬邑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
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可必敗之勢也侁曰君素號無
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
時有未利徒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
為諸公先死耳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

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於敵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强弩為左右翼以援蒺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者無遺類矣美即與仇領麾下兵陣於谷口自寅至巳仇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為敵敗走仇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灰河西南行一十里俄聞業敗即麾兵却走業力戰自

日中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拊膺大慟再率帳下
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
重傷不能進遂為敵所擒其子延玉與岳州刺史王貴
俱死焉業初為敵所圍貴親射殺數十人矢盡張空拳
又擊殺數十人乃遇害業既被擒因太息曰上遇我厚
期捍邊破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嫉逼令赴死致王師
敗績何面目求活於邊鄙乃不食三日而死業不知書
忠烈武勇有智謀練習攻戰與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

人多服氈罽業但挾纊露坐治軍事傍不設火侍者殆
僵仆而業怡然無寒色為政簡易吏民愛之御下有恩
故士卒樂為之用其敗也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
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儻敵人散去尚可還
報天子者衆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無一人生還上聞
業死甚痛惜辛亥詔削美三任僉除名配金州文裕登
州贈業太尉大同節度使賜其家布帛千疋粟千石錄
其子供奉官延昭等五人及貴子二人

九月戊辰戶部郎中張去華獻大政要錄三十篇上嘉
之降璽書褒美賜帛五十段去華初受命知陝州因留
不行判刑部張佖上言望自今應斷奏失入死刑者
不得以官減贖檢法官削一任長吏並停見任從之
張佖
上言本志在五月後今移見於此嘗有犯大辟者詔特減上謂佖曰朕
以小人冒法原其情非巨蠹故貸死流竄亦足以懲艾
之也佖對曰先王立法蓋為小人君子固不犯矣上以
語宰相且歎賞佖以為知言

冬十月丙申朔上出飛白書賜宰相李昉等因謂曰朕
退朝未嘗虛度光陰讀書外嘗留意於真草近又學飛
白此雖非帝王事業然不猶愈於畋遊聲色乎昉等頓
首謝

左拾遺真定王伋基抗疏自薦上覽之謂宰相曰伋基
自結人主誠可賞也又曰李沆宋湜皆嘉士即命中書
并伋基召試庚子並除右補闕知制誥各賜錢百萬沆
肥鄉人湜長安人時皆為著作郎直史館上又以沆素

貧負人息錢別賜三十萬償之上尤重内外制之任每
命一詞臣必咨訪宰相求才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
器識然後授之嘗謂左右曰詔臣之選古今所重朕早
聞人言朝廷命一知制誥六姻相賀以謂一佛出世豈
容易哉郭贄南府門人朕初即位因其樂在文筆遂命
掌誥頗聞制書一出人或哂之蓋其素乏時望業已進
用朕亦為之覲顏然亦終不令入翰林也

甲辰以陳王元僖為開封尹兼侍中戶部郎中張去華

為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陳載為推官並召見謂曰卿等朝之端士故茲選用其善佐吾子各賜錢百萬及去華就遷左諫議大夫又令樞密使王顯傳旨諭以輔成之意

陳載未見

丙午改御前及書詔天下合同三印皆為寶

戊午出御製新譯聖教序賜宰相李昉等

庚申以黎桓為靜海節度使命左補闕李若拙國子博士李覺齋詔往使桓制度踰僭若拙既入境即遣左右

戒以臣禮桓拜詔盡恭燕饗日以奇貨異物列於前若
拙一不留盼又却其私覲惟取陷蠻使臣鄧君辨以歸
桓謂覺等曰此地山川悠遠中朝人乍歷之不亦勞乎
覺對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
此一方何足云也桓默然色沮

覺使交州實錄在十
二月辛巳今并書之

是月詔祠部凡僧尼籍有名者悉牒度之又詔自今須

經業精熟閱試及三百者乃許係籍

太宗普度特放凡
兩次太平興國七

年及此年也實錄不記此年事今追書之考試
經業實錄載其事於此月甲寅今亦附月末

上留意字學以許慎說文差謬學者無所依據乃詔右散騎常侍徐鉉著作郎直史館句中正等精加讐校十一月乙丑朔鉉等上新定說文三十卷凡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上稱善遂令模印頒行各賜器幣有差

十二月乙未大雨雪上喜甚召近臣宴玉華殿謂曰春夏以來未嘗飲酒今得嘉雪殊慰朕心思與卿等同一醉也

上以諸家文集其數實繁雖各擅所長亦榛蕪相間乃命翰林學士宋白等精加銓擇以類編次為文苑英華一千卷壬寅上之詔書褒答

契丹將耶律遜寧號裕悅者以數萬騎入寇瀛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戰於君子館會天大寒我師不能設弓弩敵圍廷讓數重廷讓先以麾下精卒與滄州都部署李繼隆令後殿緩急期相救及廷讓被圍繼隆退屯樂壽御前忠佐神勇指揮使鉅野棗贊以所部力戰自辰至

申而敵援兵復至贊引衆先遁廷讓全軍皆沒死者數萬人廷讓得麾下他馬乘之僅脫死先鋒將六宅使平州團練使知雄州賀令圖武州團練使高陽關部署楊重進俱陷於敵令圖性貪功生事復輕而無謀裕悅素知令圖嘗使諜給之曰我獲罪於契丹旦夕願歸朝無路自投幸君少留意焉令圖不虞其詐自以為終獲大功私遺裕悅重錦十兩至是裕悅傳言軍中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先為所給意其來降即引麾下數十騎

逆之將至其帳數步外裕悅據胡床罵曰汝嘗好經度
邊事今乃送死來耶麾下左右盡殺其從騎乃縛令圖而
去重進力戰死之初令圖與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
父子皆敗天下笑之重進太原人也丙午瀛州以聞廷
讓詣闕請罪上知為繼隆所誤不責逮繼隆令中書問
狀尋亦釋之

契丹本傳以廷讓敗
在明年春此大誤也

東頭供奉官馬知節

監博州軍聞廷讓敗恐敵乘勝復入寇因繕城壘治器
械料丁壯集芻糧十有五日而具始興役官吏居民皆

不悅其生事既而寇果至見有備乃引去衆始歎伏初契丹復自和爾郭入寇薄代州城下神衛都指揮使馬正以所部列州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知州給事中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敵遂却走循胡盧河南而西先是齊賢約潘美并師來會戰居無何間使為敵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衆為敵所乘俄而美有候至云師出并師行四十里至栢井忽奉密詔東路王師劔於君子

館今并之全軍毋得出戰已還州矣於是北騎塞川齊
賢慮敵知之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
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敵遙見火光
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
千於士塏寨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斬首
二千餘級俘五百餘人獲馬千餘疋車帳牛羊器甲甚
衆齊賢悉歸功於漢賁已未漢賁以捷音來上上優詔
褒答後知漢賁未嘗接戰與鈴轄劉宇皆罷為監門衛

大將軍

漢賈罷在明年八月甲午
宇罷在庚子今并書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八

宋 李燾 撰

太宗

雍熙四年春正月初曹彬及劉庭讓等相繼敗覆軍亡
死者前後數萬人緣邊創痍之卒不滿萬計皆無復鬪
志河朔震恐悉料鄉民為兵以守城皆白徒未嘗習戰
陣但堅壁自固不敢禦敵敵勢益振長驅入深祁陽易

州殺官吏擄士民所過郡邑攻不能下者則俘取村墅
子女縱火大掠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咸被其禍上深
哀痛焉

丙戌降德音

三司言廣南諸州有積鹽二百三十餘萬石約可支三
十年歲復增十萬石頗勞人而無所用乞權罷煮鹽戊

子詔從其請

據本志是年廢潮
州松口等四場

二月丁未詔以故靜安軍為深州治所避敵禍也深治

陸澤於是省陸澤入下博因改下博曰靜安

本紀于去年十二月

王師敗於君子館後書廢深州此月丁未乃書復置深州案實錄所載詔文但徙治耳未嘗有所廢置也地理志亦不云深州經廢而復置本紀誤矣按雍熙二年廢靜安軍靜安軍故深州下博縣也軍廢則下博還屬深州於是自陸澤徙治下博而下博嘗置軍曰靜安故詔書以靜安軍為名而不云下博縣既而下博縣亦改名靜安然廢靜安軍實錄獨不書故載此詔但云以靜安軍為深州治所其實靜安軍已前廢矣今特詳著之

右補闕知制誥范杲家貧負人息錢數百萬母兄晞嘗為興元少尹棄官居京兆能殖貨家累鉅萬性尤吝嗇未嘗分故舊親戚人有從長安至者給杲曰少尹不復

斬財物揮金無算矣杲聞之喜因請出守給養兄上可
其奏壬子授工部郎中知京兆府知制誥出領外藩自
杲始杲既至晞咨嗟如故屢以不法事干公府杲大悔
恨性疎俊放誕喜談諧而治民御下非其所長時有叛
卒劉渥者聚衆攻劫屬縣闕右騷然杲每見吏卒趨走
即驚悸以為渥至幾成狂惑病乃移知壽州復上言家
世史官願得秉直筆成國朝大典因召為史館修撰
三月庚辰詔天下知州通判先給御前印紙令書課績

自今並條其事跡凡決大獄幾何凡政有不便於時改而更張人獲其利者幾何及公事不治曾經殿罰皆書其狀令同僚共署無得隱漏罷官日上中書考較

丙戌上御便殿對絳州團練副使李度面錫五品服仍賜錢十萬度嘗知歙州坐事左遷十年不調有中黃門得度歙州所著詩石本傳入禁中上見之因問宰相曰度今安在即召赴闕尋授虞部員外郎度進賀雨詩上特與繼和令宰相召度至中書宣示之度洛陽人也

夏四月癸巳朔以客省使張平為鹽鐵使平臨昫人初以右班殿直監市木秦隴平悉究利病更立新制建都木務計水陸之費以春秋二時聯巨筏自渭達河歷砥柱以集於京師期歲之間良材山積上嘉其功遷供奉官監陽平都木務兼造舡塲舊官造舟既成一艘調三戶守之以河流湍悍備其漂失歲役民數千家平遂穿池引水繫舟其中不復調民有賊首楊拔萃者往來關輔間為寇積年朝廷遣內侍督數州兵討之不克平遣

人說之遂來降改崇儀副使領務如故凡九歲計省官
錢八十萬緡及任鹽鐵使才數月陝西轉運使李安發
其舊為姦利事平聞之憂恚成疾而卒上猶為輟視朝
一日贈右千牛衛上將軍官給葬事

建都木務不得其
時因任鹽鐵使遂

并書
之

己亥始并水陸路發運為一司以右神武將軍王繼昇
刑部員外郎直史館董儼同掌之先是上以契丹頻
歲入寇將大發兵討之遣使往河南北諸州募丁壯為

義軍京東轉運使主客郎中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
矣三上疏爭之宰相李昉等相率上奏曰近者分遣使
傳出外料兵自河東河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
戎行蓋國家以備強敵事非獲已臣等頗聞輿議皆言
河南百姓不同被邊之民世習農桑罔知戰鬪遽茲括
集皆匪願為或慮人情搖動因而逃避相聚為盜更須
剪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
荏蒲矧當土膏之興更妨農作之務陛下若以明詔既

出難即追回望嚴勅續遣使臣等所至之處若人情不安難於點集未即行法密奏取裁於是開封尹陳王元僖又上疏曰竊覩仲春以來分遣使臣於諸州點集鄉兵其數甚衆春氣方盛農事正勤况屬久安豈可遽擾且所取義卒乃是丁夫畝畝之氓本難拘率行伍之內豈易指呼雖教習之有方終驅使之無效若鳩集益廣即經費倍多以此思之止為勞弊今寇戎出塞邊境已寧至於防秋須預經畫望於將相之內選材謀之人付

之兵權委以閫政精擇銳旅分戍連城優卹其妻孥激發其勇力至於保障城寨州郡官寮遴揀當人責成倚辦此外深溝高壘炳燧鳴刀來則禦之去則勿逐有備無患古之道也所集鄉兵雖衆何用况又河南久為內地人戶非能便習武藝不可盡寘戎行河北累經戎馬頗有閑習馳射或有選置軍中望且於河朔緣邊諸州點集止令本處守捍城池河南諸州一切停罷上納其言

陳王元僖不知的是何時上章其言及防秋則決非三月矣又云寇戎出塞邊境已寧疑敵畏炎暑故引

去上因有中外無事之語按崔翰潘美皆以四月末五月初相繼入朝至六月末乃同歸屯所美等所以能離屯所入朝必在敵去後若敵未去美等必不能離屯所上亦不得云中外無事今因疑雜見此章於四月末更

詳考之

詔詢文武禦戎之策殿中侍御史趙孚奏議曰

臣愚以為不用干戈不勞飛輓為萬世之利者敢獻其說惟明王擇之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飛矢在上走驛在下益禮道信義自有典常不可廢闕也昔苗民逆命益贊於禹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又宣尼曰有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只如并門一方

歷代難取聖襟英斷一舉成功當其逆城危如累卵生聚窮而入懷陛下猶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入城宣諭果得一方歸命百姓歡心邇者北敵未賓全燕猶梗再興軍旅將復土疆惟聞老師費財未覩休牛歸馬臣竊料敵人暴露於原野豈是願為虎貍屯戍於邊陲故非獲已欲望朝廷精選使命通達國信遠則周古公讓地於西戎祈八百載之基業近則唐高祖降禮於突厥啟三百年之宗社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君子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所宜詔侍從文章之士草國家禮命之書述邊鄙之提封及恢復之事理諭以禍福曉以恩威議定華戎之疆永息征戰之事立誓明著結好歡和彼以羊馬皮毳致誠此以金帛犀象為報有無相易彼此從宜養民事天濟時利物莫過於此臣又料敵人去危就安之情厭勞就逸之意畏死貪生之性好利懼害之心亦與華人不殊也若曉諭周悉盟約敦固得其利而遠其害去其勞而獲其逸則無不率服矢來王之誠道豈遠乎哉

在聖人行之而已故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惟聖人乎若異議者曰一時王師小衄蕃兵正驕使
議通和事涉畏懦須是別施廟算申命虎臣總萬旅以
濯征俾六騾之宵遁方可迺使介之命降咫尺之書此
皆近樊噲之空言匪婁公之實效曷若內修戰備外許
歡盟各有攸資兩無相碍其有聘書之楷式使品之高
卑信誓之事機禮幣之豐約即繫聖心裁擇非微臣所
知臣實何人敢有輕議但念粗習儒道之教稍知損益

之方兵者凶器戰者危事勝而勿喜是惡佳兵師克在和貴乎協力若異議者又曰黠敵之性荒忽靡常貪而無厭狡而多詐終難德服必須力制如此說者蓋不知聖人勝殘去殺之道悅近來遠之心以欲從人用仁福物自可感天地動鬼神況吾同類何難以德化之其說須用兵力制者請詢以華戎步騎之利害地形險阻之機宜出奇百勝之謀幾事可行設險萬全之策何時可就並令區別各盡其言固亦無出神機盡在睿畧然須

更命詩書之上將勇智之能臣使定議其最長者而用之若天兵乘勝薄伐至要害之方可安亭障控扼之地則戢兵禁暴保大定功之德成焉此時猶須行禮命之書通和之事自然馴致率服永無戰爭復三皇道德之風廣一統太平之業上嘉之

孚奏議不知的是何時本傳云雍熙中詢禦戎之策

孚因奏之然實錄本紀亦無詢策詔書且附見此俟詳考之

五月乙丑以侍御史鄭宣司門員外郎劉墀戶部員外郎趙載並為如京使殿中侍御史擲開為崇儀使左拾

遺劉慶為西京作坊使初開以殿中侍御史知貝州坐
與監軍忿爭貶上蔡令及自涿州還詣闕上書願効死
北邊上憐之復授以故官開又上書言臣受非常之恩
未有微報年才四十膽力方壯今匈奴未滅陛下賜臣
步騎數千任以河朔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為陛下
復取幽薊雖身沒戰場無恨於是上亦欲並用文武戡
定寇亂乃詔文臣中有武畧知兵者許換秩故開與宣
等俱被此命

實錄及開本傳皆云先是五代戰爭方鎮
刺史皆用武臣率不曉政事人受其禍上

欲兼用文士漸復舊制故先擢鄭宣等為內職此事恐非當時本意蓋以文臣治州郡自太祖始矣及今而復圖之不亦晚乎按張景所為開行狀云詔舉文臣中有武畧知兵者開奉詔改崇儀使然則開等換扶自以時方治兵講武急于將帥耳非為武臣不曉政事人受其禍也實錄既收此詔而開及劉慶姓名又不與鄭宣等俱見疑脫誤今輒用張景行狀及會要刪修會要亦稱慶等或負勇敢之氣能幹戎事故換扶決知實錄所稱非當時本意明矣

初秦州長道縣酒場官李益家饒於財僮僕常數百闌通朝貴持吏短長郡守以下皆畏之民負益息錢者數百家官為徵督急於租調獨觀察推官馮伉不為屈伉

一日騎出益遣奴捽下毀辱之仇兩上章論其事皆為
邨吏所匿不得通後因市馬譯者附表以訴上大怒詔
捕之詔未至權貴已先報益使亡去上愈怒命物色捕
益愈急數月得於河內富人郝氏家械送御史臺鞠之
益具伏丁丑斬益籍其家益子士衡先舉進士任光祿
寺丞詔除其籍終身不齒州民間益死皆醵錢飲酒以
相慶

庚辰改日騎曰捧日

先是并州都部署潘美定州都部署田重進皆承詔入朝庚寅出御製平戎萬全陣圖召美重進及崔翰等親授以進退攻擊之畧并書將有五才十過之說賜之

秋七月詔即內容省使廳事置三班院以崇儀副使蔚

進知院事

太平興國六年初有黥檢三班公事之名今始正名曰三班院耳諸書或云太平興國中

已置三班院者皆誤職官志又云咸平三年始置三班院真宗實錄亦于三年六月乃書名三班曰三班院今

取不

八月乙未令諸路轉運使及州郡長吏自今並不得擅

舉人充部內官其有關員即時具奏前所論薦多涉親黨故窒其倖門也

外州吏逋在京諸倉官米二十六萬七千石上疑倉吏槩量為姦所致庚子詔並除之

己酉水部員外郎諸王府侍講邢昺獻分門禮選二十卷上採其奏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因問入內西頭供奉官衛紹欽曰昺為諸王講說曾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昺經義昺每至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複

陳之上益喜賜賜器幣

九月起居舍人田錫獻乾明節祝壽詩上覽之謂宰相曰錫有文行敢言事甚可賞也因和以賜之丙子錫又上書請東封泰山丁丑命錫守本官知制誥錫好直言上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上悅益重焉按錫所稱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之語乃見于睦州所上疏中而石介聖政錄司馬光記聞則云錫從容面奏或錫後更引此語以諫太宗乎今兩存之

庚辰以國子博士范正辭為江南轉運副使先是有言

饒州多滯訟選正辭知州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吏
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詔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
興者懷土憚行以及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詣登聞
上訴召正辭廷辨其事正辭曰東南諸州饒實繁盛人
心易動興敢扇搖苟失控御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
其果斷故擢用之又遷膳部員外郎賜錢五十萬饒州
民甘紹者積財鉅萬為群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
將死正辭行部引問之囚皆泣下正辭察其非實命徒

他所訊鞠既而民有告羣盜所在者正辭潛召監軍王
愿未至盜覺遁去正辭即單騎出郭三十里追及之賊
控弦持稍來逼正辭大呼以鞭擊之中賊雙目仆之賊
自刃不死餘賊渡江散走追之不獲其被傷者有餘息
傍得所棄賊正辭即載歸令醫傅藥創既愈究其姦狀
伏法而前十四人皆得釋正辭齊州人也

辛巳詔以來年正月有事於東郊親耕籍田命翰林學
士宋白賈黃中蘇易簡同詳定儀注置五使如郊祀之

制

中書舍人王祐以疾家居告滿百日上謂宰相曰此人文章外復有清節不中理事斷不為也當優獎之冬十月庚寅朔拜兵部侍郎宰相以舊制舍人止遷後行上特命焉先是史館承詔集神醫普救方中使王文壽監督氣燄甚盛館中學士日夕往謁祐獨不往時論稱之翰林學士賈黃中等上神醫普救方一千卷詔頒行之賜黃中等器幣有差詔諸路知州通判并監當物務

京朝官使臣無得出城迎送轉運使從河北轉運使劉
蟠請也

雍熙初貢舉人集闕下者殆踰萬計禮部考合格
奏名尚不減千人上自旦及夕臨軒閱試累日方畢
宰相屢請以春官之職歸于有司十二月庚寅朔乃詔
自今歲命春官知貢舉如唐室故事應已得解者明年
春集闕下未得解者許至秋取解知貢舉宋白等請已
得解在千里內者委本處重加考試乃發遣千里外者

就西京仍乞戒勵試官務令精覈從之 山南東道節
度使趙普來朝召升殿慰撫普見上感咽上亦為之動
容開封尹陳王元僖因上疏曰臣伏見唐太宗有魏玄
成房玄齡杜如晦明皇有姚崇宋璟魏知古皆任以輔
弼委之心膂財成帝道康濟九區宗社延洪史策昭煥
良由登用得人也今陛下君臨萬宇焦勞庶政宵衣旰
食以民為心歷選前王誠無所貶而輔相之重未偕曩
賢況為邦本于任人任人在乎公共公共之道莫先於

賞罰政之柄也苟賞罰匪當即淑慝莫分朝廷紀綱漸
致隳紊必須公正之人典掌衡軸直躬敢言以辨其得
失然後彛倫式序庶務康濟普開國舊老謀參締蓋厚
重有謀忠誠言事不苟求恩顧以全祿位不私徇人情
以邀名望此真聖朝之良臣也竊聞儉巧之輩朋黨比
周衆口嗷嗷惡直醜正恨不斥逐遐徼以快其心何者
盖慮陛下之再用也然公讜之人咸願陛下復委之以
政事啓沃君心羽翼聖化國有大事使謀之朝有宏綱

使舉之四目未察使明之四聰未至使達之官人以材
則無竊祿致君以道則無苟容賢愚洞分玉石殊致當
使結朋黨以馳驚聲勢者氣索縱巧佞以援引儕類者
道消沈冥廢滯得以進名儒懿行得以顯大政何患乎
不舉生民何患乎不康匪踰期月之間可臻清淨之治
臣智慮庸淺發言魯直伏望旁采羣議俯察物情苟用

不失實邦國大幸上覽疏嘉納之

普附傳云上親耕籍田普上疏引姚崇十

事以諫因求入朝按十事乃普引以諫伐幽州與籍田
不相關附傳誤矣蓋未嘗見普手疏故妄載於籍田正

傳亦已
改之

是月雄霸等州皆相告以敵將犯邊急設備寧遼軍數
日間連受八十餘牒知軍柳開獨不信貽書郭守文陳
五事言敵必不至既而果諜者之妄時上亦將議親征
河北東路轉運副使王嗣宗上疏言敵必不至之狀上

乃止

嗣宗上疏諫親征不知何時因柳開與郭守文書
言敵必不至附見此月末開與守文書乃此月十

五日今不著其日緣邊相警戒
則親征之議恐或由此而發也

有白萬德者真定人

為契丹貴將統緣邊兵七百餘帳寧遼有豪傑即萬德

姻族往往出境外見之柳開因使說萬德為內應挈幽州納王師許以裂地封侯之賞萬德許諾來請師期使未及還會詔徙開知全州事遂寢全之西溪洞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抄掠民口糧畜朝廷設峽口查烟羊狀等七寨禦之不能制開始至為作衣帶巾帽遜牙吏勇辦者得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即有厚賞給田為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氏懼留三吏為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俱來開厚其攜賜吏民爭以鼓吹

飲之居數日遣還與為期并族而出不月餘悉攜老幼至開即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詔賜開錢三十萬

白萬德事本傳不載真宗實錄有之蓋出張景

所作行狀詞太夸實錄稍刪之今從實錄

國子司業孔維上書請禁原蠶

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奏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是以古先哲王厚農桑之業以為衣食之原耳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屈身以化下者邦國

之重務也吳都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則蠶之有原其來舊矣今維請禁原蠶以利國馬徒引前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夫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善視遂至玄黃致斃之由鮮不階此今乃禁其蠶事甚無謂也唐朝畜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本書亦無禁蠶之文況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於籍田是則勸農之典方行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戾恐非所宜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

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正充賦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圖必有因緣為弊滋彰撓亂民豈遑寧渙汗絲綸所宜重慎上覽之遂寢原蠶之禁維復抗疏論辨且言臣少親耕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盡知之矣虫虫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蠶之後重養晚蠶且晚蠶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上雖不用維言嘉其援引經據以章付史館